

语言活动与自然语言¹

“语言活动（linguaggio）”与“自然语言（lingua）”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术语。语言活动是所有交际与表意现象的集合，这些现象既出现在人类世界，也出现在人类世界之外。自然语言是人类物种身上语言活动得以展现的、具象且受历史限定的主要形式。

语言活动指运用任意一套符号系统完成沟通的能力。并非人类独有，各类动物也拥有形态各异的语言活动：鸟类依靠啼鸣实现同类间交流；蜜蜂借助一种特殊的舞蹈传递讯息；猴子则通过肢体动作与独特的发声进行沟通。诸多动物物种会通过变换身体姿态、释放特殊气味（犬类与部分猫科动物）或是分泌化学物质（鱼类）进行交流。部分机器也具备自身的语言活动，其中发展最为完备的当属计算机的语言活动。计算机运行程序所依托的机器语言，建立在一套二进制字符集之上：该字符集仅包含两个符号，通常记作 0 和 1。每一个二进制信息位即为一比特（bit）。机器语言由处理器读取，处理器即中央处理器，缩写为 CPU，全称 Central Processing Unit。

¹ 原文标题 *Il linguaggio e la lingua* 是语言学核心二元概念的意大利文表达方式，国内学界常见译法有“广义语言/人类语言”“言语活动/语言”等：前者为描述性表述，术语辨识度弱；后者借索绪尔法语词语的译法，易与文中“discorsi（个体话语）”概念混淆。本文统一采用语言活动（linguaggio）—自然语言（lingua）译法：“语言活动”统指人、动物、人工符号在内的一切交际表意现象，贴合原文对 *linguaggio* 全域符号能力的定义；“自然语言”对应文中 *lingue storico-naturali*，专指人类社群特有的、历史演化形成的语音符号系统，可清晰区分人工符号体系，全文术语逻辑自洽，兼顾理论准确性与阅读清晰度。

人类可借助口头语言之外的各类符号系统展开交流：除计算机符号系统外，还存在复杂度、结构化程度高低不一的其他符号系统，包括手势符号系统、道路交通标识、摩尔斯电码、数学符号系统等等。计算机图形学应用广泛，这项技术借助计算机生成图像与影像序列。在艺术领域，语言的含义得到延伸，人们会谈及绘画语言、雕塑语言、建筑语言、音乐语言等。

在所有交际符号系统中，人类口头自然语言的表达能力最为突出：它能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传递任意内容。由于以语音为载体，它可远距离传播，即便身处黑暗等不利环境也能正常使用，还能跨越各类物理阻隔。

动物的“语言活动”仅服务于基础生存需求，信号类型分为五类：领地警示（提醒其他动物不可越界）、危险警报、同类召唤、求偶示好和嬉戏互动。上述所有信号，都是动物对外界刺激做出的本能反应。相比之下，人类口头自然语言的表达形式丰富度无可比拟。尽管习得难度更高，却能实现极强的表达效果。部分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底层规则具有先天属性，他们以刺激贫乏论（poverty of stimulus argument）反驳“人类语言活动由外界刺激催生、逐步演化形成”的观点，认为该假说存在明显缺陷。

不过近年相关研究表明，人类语言活动与部分动物的交际体系存在演化连续性；许多曾被视作人类独有的语言特征，如今都

能在动物交际行为、人工符号系统中找到对应表现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人类除了这套体系繁复、内容丰富、表达力极强的口头自然语言，还会使用四类非语音交际符号系统：

1. 手势、肢体动作与丰富的面部表情，共同构成身势行为（源自古希腊语 **kinetikós**，意为“与运动相关的”）；

2. 语调、语句停顿、叹息、哭泣、哈欠等，统一归为副语言。这一系列行为方式，既可单独传递信息，也能配合口头自然语言抒发情绪；

3. 空间使用方式与人际距离规范：拥有权威地位的人会配备更宽敞的办公室、办公桌与公共活动区域；人们会和心怀敬重之人保持距离，对亲近之人则主动拉近空间距离；

4. 各类人造器物的表意作用，涵盖服饰、配饰、香水、彩妆、纹身等。在特定场景下，围巾、衬衫的色彩，造型别致的耳饰，香水或须后水的气味，都能传递隐性信息。

但严格来讲，肢体动作、蜜蜂舞蹈、动物释放的气味信号，都不能归为自然语言。前文已阐明：自然语言是承载人类符号交际能力、具象化且经历史定型的沟通工具。世界上所有自然语言均属于历史自然语言，诞生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，折射出不同社会环境、思维方式与文化特质。称其带有“历史性”，是因为每种语言都拥有独立的发展演变脉络；称其为“自然语言”，则是

为了和道路交通标识、摩尔斯电码、手势符号、数学符号、计算机代码等人工符号系统作出区分。

对比人工符号系统，历史自然语言拥有更高的结构复杂性、内容丰富性与表达潜力。

从功能角度看，自然语言是人类社群独有的复杂沟通体系。正如前文所述，人类还存在大量不属于历史自然语言的交流形式。

从内在本质来看，自然语言是一套语音符号系统，包含两套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的层级，分别对应两类语言基础单位：第一层由具备独立语义的单位——语素构成；第二层由不具备独立语义的单位——音位构成。这两层结构分别叫作第一分节与第二分节，整套体系依托三大核心原则搭建：符号任意性、符号形式与语义会随时间发生变化、能指具备线性排列特征。符号内部存在两层对应关系：能指是符号的表达载体，与所指相互关联；所指代表概念内涵，概念又指向语言以外的客观事物，即指称对象。三者的逻辑关联，由语言学经典模型奥格登——理查兹语义三角阐释。

结合使用场景与使用社群的关系，自然语言可分出多种变体：母语、第二语言（大多形成于双语环境）、外语（通过后天专门学习掌握）、民族主流语言（一国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变体）、官方语言（国家法定通用语言，与当地民众实际用语无关）、

通用交际语（用于不同母语社群互通的中介语言）。

从理论角度来看，自然语言存在两组对立概念：其一，它与覆盖全部交际现象的语言活动相对；其二，作为一种潜在的抽象符号系统，它又和现实中个体产出的具体言语形成对立。它又和现实中个体产出的具体言语形成对立。针对第二组对立，费尔迪南·德·索绪尔（1857-1913）提出：自然语言是一套有序的符号集合、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制度，和形态多样、带有实体属性的个体言语有着本质区别。依托语音存在的人类交际符号系统可以描述世间万物；而动物交际系统、各类人工符号系统（汽车仪表盘警示灯、手持旗语、交通信号灯等），仅能传递少量基础概念。

数学符号系统仅适用于特定专业领域，无法表达“我饿了”“我想吃点奶酪”这类日常诉求，也不能下达指令、抒发情感、描摹风景。与之相对，人类自然语言几乎能够表达所有内容，这一属性被称作“语义全能性”。

前文提及的所有语言活动——人类自然语言、动物语言活动、人工符号系统，共有一个核心特征：全部以符号作为表意基础。林间升腾的烟柱，是发生火灾的符号；厨房飘出的香气，是正在烹制美食的符号；多数场景下，红灯代表“注意”“警报”“危险”；交通信号灯的红灯意为“停车”；汽车仪表盘红灯则提示

“燃油即将耗尽”。人们通过符号，便能判断一件事正在发生、已经发生，或是即将发生。